

麟經統一卷之三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

張趙焯
張晉焯
張郇焯
張雍焯

姪

張時化 癸卯亞魁
張時俊
張魏焯
張鄭焯 全校

莊公

元年

春王正月

經斥內君擅立正大倫也 內無所承是當時所遭
如此而請命則莊自闕之也宜串歸重傳中嫡長一
段辨意宜體 穀梁以繼弑君不言即位亦春秋復

仇之義

子同生 春王正月 未命不可以稱儲副則
無命不可以為諸侯當相承作

孫齊

經于國母之出必權恩義以深絕之也 恩輕義重
是此題摠斷蓋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故魯之臣子義
不共戴天所當請於天王而誅之恩如之何以下正
辨不得以私恩廢大義也哀姜歸齊傳言書姜氏則
知其非見絕於先君則知去姜氏者是見絕於先君

也絕不為親即凡人凡人又何王法不可加之有遜
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使若字要者正見
文姜之去魯非臣子之無恩乃其自知愧赧而義所
自當絕也重本之義亦重父母同一本以父母較之
則父為重此見絕於父者不得為母也

孫齊 孫邾 例以孫稱者一弑夫一弑子其

罪俱當深絕不當論其返不返也

逆王姬

經畧內臣之主仇婚立人道也 只重義不可受京

師一意義字乃復仇之大義也責莊公不重單伯齊字最要醒收不言如京書法

築館於外

經於望國變禮特端本以示復仇之義焉 重在有不戴天之仇於義不可為之主上當喪意輕端本字指始初辭而弗主說不能辭王之命則隨他委曲周旋終是不可故端本以責其忘仇人倫天理最緊要蓋父母之仇所必復者乃天理人倫之至故以後各傳多用之

單伯逆 築館 摠以義字為主于義不可即

奉命變禮皆非矣

錫命

王室追寵內惡經譏其違天也 黻冕圭璧因終喪入見而錫之桓不入見今善莊公之主婚故使追錫其父為諸侯者甚矣二字

南季 錫命 隆王號望其法天削王號責其

違天

錫命 歸含賵 摠譏王之不天寵大惡瀆大

分兩分君臣嫡妾作眼

王姬歸

經紀王女之所歸顯望國忘親之罪也 齊字最重
書歸則知單伯為齊而逆築館為齊而築忘親之罪
大顯矣

逆王姬 築館 王姬歸

經于望國而婚而結正其罪焉 大意同單

王姬歸 歸衛俘 忘仇黨惡分總是結正其
罪立人道意

遷三邑

經于大國迫小而深罪其不仁也 重用大衆迫之
句謂迫逐其人而以地為己屬也書遷書師是據事
直書見紀民猶足守而齊恃強迫之如此其慘非變
文也書法只倒不再貶而罪已見傳意謂凡書遷者
自是而滅則以春秋興滅繼絕之義必不容遷入邑
國故志其遷而罪自見

遷宿 彊鄆 上不言師下不言遷

遷三邑 大去 上恃力迫小異武王之興滅

繼絕下從權去國同太王之避狄遷岐

遷三邑 城邢

聖人仁天下之心罪迫小而美存小者焉 以興滅繼絕意摠起分作

遷三邑 伐餘丘 邑而書遷罪迫小邑而曰

伐戒縱權

遷三邑 伐鮮虞 恃力迫小明義却叛

年二

伐餘丘

經特詞以誌大夫之得兵示縱權之戒也 伐字不

是書法只是伐邑法不當書因慶父帥師而特書蓋深見夫後日子般之弑成季不能正者皆由于今日之得兵權故此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此傳垂戒意甚重不拘拘責莊公傳前莊公幼年即位三句乃述事以誌兵亂之由非斷罪語

翬帥師 伐宋 伐餘丘 入杞 伐邾

救鄭

經屢紀內臣專兵之迹而均示縱權之戒焉 謹兵權意摠起分三段各帶貽袖摠收詳書書法亦要重

垂戒上

入杞 伐邾 救鄭 得權在擅兵兩世三軍
服其威令之日久上須摠三役論之夫豈朝夕故最
重不以威福分

季子歸 遂如齊 不能遏其惡不能免其死
餘丘 滅下陽 邑而曰伐邑而曰滅縱權失
險分俱重垂戒

餘丘 邢丘 以兵權政權立說征伐國之大
柄而莊乃委之慶父卒致子般之禍成季不能道其

惡朝聘國之大典而悼乃委之大夫卒致溴梁之會
荀偃一怒而大夫盟

會禚

經紀國母悖行責國君之失子道也

年三 溺會伐衛

春秋紀兵而深惡望國之親仇焉 只重親仇上伐
同姓就納在親仇內蓋齊以党朔故伐衛而魯也征
繕不敢辭同姓不敢愛以會他去伐若有甚相親密
者然人心天理何泯滅至此雖是溺會伐想必是莊

公使他須歸貶莊公

聖桓
土傳

盟宿 虫牢 禮廢于同盟同執

宜刪

友如陳 公如晉 非同位而厚于禮友之私

非同盟而厚于禮成之辱

宜刪

紀季入

貴戚奉命以行權經原情而恕之也 玩傳非人臣

也句搃就人臣之義論之重存祀上原他見季承命

下齊實出不得已雖有用地去國之嫌而其情則可

矜也故不書奔不書名以恕之入字不重

許叔入

蔡季歸

俱不貶
書字

紀季入

庶其奔

盜地

書
奔 鉞奔

棄君
加照

牟夷奔

辰奔

經不以去國用地之罪加貴戚諒以義也

前六比
後

只辨書法大意同卑

去叔入

季歸二比同

若又脫出本股竟以

竊地棄君分比

庶其奔

宋辰奔

大夫用地公子去國臣之

祿君實有焉故不得用地公子與國同休戚故不當

去國二邊俱重在人臣之義上故曰盜地

云

非人臣

也上書奔下書名

許叔入 蔡季歸 紀季入 鍼奔 辰奔

春秋分類以待貴戚而無貶乎情之可原者焉 只以諸侯兄弟說以四股作例發問起倒歸紀季上見其無罪同于許蔡而異于鍼辰也只收字而不名不必用盜地一邊意

許叔入 蔡季歸 鍼奔 辰奔

春秋于貴戚論其罪之有無而待之異焉 叔季比雖出歸入然只在去國上論無罪惟去時能從權故得入得歸而免棄君之罪也下二比須本他無閔宗祀之存亡而輕于去國方與本比相照鍼懼選辰挾卿其罪自見

許叔入 蔡季歸

春秋兩字貴戚以其去國之無罪也 叔迫齊鄭之勢季避獻舞之嫌故去皆無罪然非予之但免于貶耳

蔡季歸 紀季入 就兩人所處事勢論之一

處嫌疑其不爭國之心可白奔喪意帶講一處危難

其請存祀之情可原承命意帶講

以鄆入 城邢 原情予存祀從權美存小

以鄆入 子哀奔 去國以存祀去國以存道

次滑

經于望國駐師而譏其不勇于義也 傳因穀梁有

畏也一句發出一段議論重魯於齊有不共戴天之

仇今又因恤紀之難以行則義憤自足以作氣雖赴

湯蹈火喋血裂身亦所耳心卒於畏縮不前惜哉

次滑 次陘

經于諸侯駐師因恤患討罪而予奪之也 摠以義

字斷要發聖人所以善與譏意上比重救紀一邊抑

齊意輕下比雖重全民亦要見不戰屈人意

次滑 次鄆 歎于義放于義分

伐楚次 伐鄭次 俱是伐而書次以次為善

以糧夷討二作目繳歸次滑

書救 偏陽 夾谷 吳救陳 進退勇怯雖

四平却重勇與進上須借各股發傳意不可作予他

說 勇比或易國書伐主冉有

伐楚 召陵 圍新城 遂救許 亦主進退
勇怯但俱是齊桓

伐楚次 召陵 舍中軍 意如至 伯兵得

于進退內臣失于勇怯 下二比易追御至遇同

次滑 納捷菑 見義不為聞義能徙俱用易

爻貼上謙六五下同人九四

次滑 戰邲 見義不為知難冒進

次滑 栞書救 怯于義全乎仁

祝丘 非人非地

年四

經于國母享禮之行而甚其罪焉

遇垂

經于爭國而能君者僅不沒其實而已 文定既以

蘇說為善則鄭伯雖是厲公亦當以能君而不予其

篡作文能君大槩就突之才智上說亦須從遇上點

幾句大意重篡國上傳引滅札為儀剽說若突衍不

必以此律之矣

入櫟 突 遇垂 儀 衍奔 衍 溴梁 剽

聖人以讓教天下故于爭國者皆不與焉 上突之

篡固非矣而儀亦非所以為安下行之惡固非矣而
剽亦非所以為安須有低昂意

入櫟 遇垂 執曹 札聘 衍奔 澳梁

經惡二國之爭立而以讓國者示法焉 不可以爭

讓對

執曹 會戚遂伐 札聘 會向同附錄有諸樊既除

札主 兵也

兩觀古之以國讓者息爭之道也 須体如子臧季

札語意及不如是則亂不止意徒講二子之賢無趣

首末要照儀剽 取札之讓在吳光弑僚之時方會

傳意若夷昧既卒次及而不立乃所謂辭國過中也

哀奔 公即位 盟戚 札聘

經以庶讓教天下而予夫辭爵辭國者焉 洩冶如

子哀叔肸可也二子善處昏亂之朝也儀剽如子臧

季札可也二子善息爭亂之禍也

紀侯大去其國

經不貶外君去國斷之以道而已 傳云以道言之

亦可去而不守者正以其不爭而去去而能存如太

王去邠圖存事也紀侯之去却于下一段無了但就今日言亦是不以所養人者害人之道以民命為重而以世守為輕不可謂非去國之權也故恕之而不名傳雖有一與字然下不與字意即在其中與字只無貶耳

大雩 大閱 大去 大無 大蒐

春秋例明外君去國之實而因恕之以道焉 上下二項只辨明大去之實無貶意大意同單

大雩 大閱 加大蒐同但分三段

經紀望國之祀與戎而皆譏其僭焉

大去 滅黃

經兩紀被患之君斷之以道義而已 曰道曰義曰則當曰亦可字面俱有斟酌

大去 歸鄆

春秋于外君子其得去國之道而責其無保國之猷也 下比照不錄其卒書法俱以太王事比斷 加寔來只照異于失地之君

紀季入 大去

經于去國之君臣有原情以恕之有從權以予之上
重存祀以微子歸周証 下重全民以太王去邠証

堊伯 齊鄭如紀 以鄩入 似禮似義俱是惡其詐

殷聘世朝禮也與滅繼絕義也

狩禘

望國親仇以講武春秋深著其罪焉 無人心就在

非人子內蓋就狩內推出至情以責莊公之忍于志

親益見其非人子也稱人書及書法兼用

年五 如齊師

經于國毋肆行而示謹微之意焉 謹微從會謹讓

到莊公不能防閑

邠黎來來朝

經于夷屬親內而予其能進于禮焉 邠本邾之別

裔邾俠之後世居東海昌廬之表而屬于夷者惟其

為夷狄附庸而乃脩朝禮故予之一串講下能脩朝

禮非止就來魯說想當時儀文禮節俱有可觀故曰

能脩也不然介葛廬亦能朝何以書來二書法摠結

盟蔑 邠朝 肖叔朝 小邾朝 介葛來

經別附庸之類而特予能進于禮者焉 照傳一串
作以儀父肖叔書字介葛廬書名引例問起而竟倒
書朝上作小邾子帶講大意同單

盟蔑 邾朝 肖叔 介葛

經于附庸接內而異其稱以辨類也 只主書字書
名通例上分作要見貴華賤夷意 只盟蔑邾朝同

邾朝 小邾朝

即夷屬之自進于禮則知其庸命之基矣 全單作
其後王命為小邾子蓋數從桓尊周室故桓請而王

命之非為今日能脩禮之故但以今日能自進于禮
則凡其所行將必漸同于中國此其所以得受爵命
之榮也玩傳於此已能字自明

滕薛朝 滕子朝 邾朝 小邾朝 上諸侯

党惡原始而見斥之于夷 下夷屬脩禮要終而見
進之于夏

邾朝 肖朝 介葛來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附庸修禮惟屬于夏者進之內臣返國惟命于王者

貴之 要用盟蔑傳中國附庸例稱字列國之命大
夫例稱字立說以肖叔單伯為主而以邾介意如舍
形之要發出貴中國尊王命意

盟蔑 邾來 首止 葵丘 內夏外夷尊君

抑臣

朔奔 小邾朝

經志尊王而兩奉命討之公焉 雖重二人善惡斷
然春秋時得刑賞之當者惟衛邾二事亦須主奉王
命說

五國伐衛

諸侯逆王命以党惡經微詞以貶之也 只是逆王
命一意党有罪以納之正是逆命事人諸侯所以人
公蓋可以人諸侯而不可以人公故也 加朔奔照
傳點用

邾朝 伐衛 予夷脩夏禮罪臣逆君命

突救

年六

經褒恤患之無功者而致意于王命者深矣 此不
徒就子突一人身上說要識春秋拳拳王室意朔之

所以絕四國所以貶王人所以褒無非以王命為重
 看傳王治其舊惡云至嘉而書字一段全是為藉諸
 侯之力以抗王之命是故貶四國若彼而嘉王人若
 此是故二字可玩或曰以下論春秋褒子突計其逆
 順而不計其成敗以示君子行法俟命之意蓋若後
 事而計成敗則必先事而計難易殊沮天下奉公守
 正之心故無功不足為突貶正其所以可嘉也此段
 是就子突一人身上說還要歸到拳拳王室大意蓋
 若王命行王室尊春秋可無作矣 文中不可以存
 牟與拒朔對股緣救牟即拒朔也

朔奔 伐衛 救衛 朔入

經于抗命之惡罪納者而褒拒者焉 亦以重王命
 為主體傳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
 抗王命以入國是故云 去朔入同若去朔奔便屬
 下傳

伐衛 救衛

經重王命故于逆命伸命者致意焉 宜看順逆成
 敗等字

從王伐鄭 突救

春秋原王威之襲而因怒王臣之無功也

突救 齊人伐衛

經重王命而奉以恤患討罪者皆予焉

突救 楚丘 奉命恤患無功必褒專命封國

有功必貶合

突救 盟洮

春秋兩仲王人重理重命也 論順逆不論成敗論

公私不論貴賤

突救 宋楚平 予奉命恤患不計其無功貶

專命平國不計其有功

突救 黃父 申命是正理不以無功貶之勤

王是常分不以有功美之

突救 召陵侵 恤患沮于勢振夷沮于利

突救 栢舉 突歆申王命不計其功吳上達

天王之命不計其偽

突救 會申 褒王臣恤患示行法俟命意譏

列國從夷示以義立命意

突救 黃池 紀恤患示行法俟命意紀交夷
示以人勝天意

朔入

逆君抗王命以復國春 秋深絕之也 書入重逆
王命上殺兄之惡就王命中見之蓋王命廢朔正以
殺兄故也蓋使王未有命廢朔春秋猶將以王法誅
之今王既廢之則但以逆王命為誅而已

朔入 公至

經于逆命取國者而嚴詞以見罪焉 宜以朔逆王
命斷罪而以魯不當黨惡意渾融挑于內若謂負逆
如此蓋惟恐殘執之不加者而又何党焉仍以二書
法並發于後結之

公至

經志內君逐國而誅惡之情見矣 須從罪魯發出
誅朔意方是

許叔入 小白朔入 勢之難理之逆

伐衛 救衛 朔入

逆君抗命以復國春秋特著其罪焉 上二比所謂

連五國距王官以此辨過無難意重逆王命作如單
收書入書法

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經于逆君爭國而詳責之者重王命也 摠序以朔
受父命而有國辨起以逆王命斷罪各股點化于中
摠收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而于王人則書字書
救以善之于諸侯則書人書至以貶之傳末摠歸束
春秋之情見矣無非欲伸王命尊王室也

春王正月隱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札

聘

經欲公天下于世及之外故于爭國者詳致貶焉
春秋大義公天下雖以正取國如隱亦以無命斥之
辭國過中之季亦以生亂貶之况朔負惡而逆命連
五國距王官以復歸于衛不亦甚乎故衛朔書名書
入云云依傳收

伐衛 救衛 朔入 公至 札聘

經甚爭國者之罪于其貶辭國者而益見之也

立晉 札聘

春秋志公天下不貴乎以正取國者備責夫以賢讓國者

小白入 札聘 以大義意起小白之能札之賢所宜與宜選者但貶意要見

春王正月 隱 朔入

春秋不貴夫居正者而爭國之逆尤甚矣 從傳混作雖字况字當發

朔入 札聘 惡逆以爭國貶賢而辭國以公天下為主

五國伐衛 至伐

經深惡以逆取國者故兩嚴党惡之誅焉 公之罪亦在伐衛時當摠叙混作以公與諸侯分股摠收書法

盟宿 朔入 志公天下故于私盟爭國皆惡

立晉 葵丘 易隱正月 踐土同

春秋志公天下不貴夫取國以正者不與夫結盟以公者

歸衛俘

春秋即致賂以正諸侯之罪而徇利之戒明矣 結
正其罪言前此之為惡者惟此欲貨欲貨者其迷惑
之端也端字重有拔本塞源之意當時衛賂怒在齊
故齊分四國垂戒意須發

伐衛 突救 朔入 公至 歸俘

諸侯党惡由貪利經結正其罪焉 倒單混作上數
股要形出甚逆甚力之狀見其迷惑而其端則在于
貪利

歸俘 獻捷 諸侯貪利正義以貶之伯主矜

功明道以抑之

年七 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經謹天象之變傷王道之微也 恒星淪沒不見乃
地常經泯滅之象衆星奔流如雨乃諸侯放恣互相
凌駕之象

伐衛 救衛 北杏 踐土 上逆王命見天

變有所自下專王政見天變有所徵

秋大水無麥苗

經謹內災而王者之心見矣 重心字發揮畏字內

有脩德格天意重字內有與發賑民意全在書法上
看蓋聖人之心如此亦以天下後世為君者當如此
會穀

經于國母為惡之遠而著大國之罪焉

年八
次即侯

經于望國駐兵而深譏其非義焉 凡用大衆皆曰
師師之所止皆曰次次之善不善在伐救與侯上無
名不必言無伐與救之名或曰二段乃不可知之詞
而既曰以侯則皆非義矣非義正見無名無名而動

大衆故曰妄動其罪在勞民上觀下三傳自見

次即侯 次聶北 伐楚次 次匡 次雍榆

去次匡雍
榆同

春秋予奪次兵論其所以次者而已 傳中原非以

伐與救形本比不且倒單要在侯伐救上論其次之
得失傳中三意字俱從上句生來須發透

伐楚次 次匡 雍榆 同一次兵在討罪為

善在恤患為非

聶北 次匡 雍榆

經於救而次者皆譏其不勇焉 雖汪氏以聶北次
陞為緩師雍榆為畏敵然作文當摠論中分三段摠
結

次郎 次陞 妄動慎戰俱是重民命意
甲午治兵

望國簡又役之兵春秋譏其黷武也 此治兵于郎
也就本侯之無名妄動說來侯而不至至整齊之是
論所以治兵之故黷武乃治兵之斷其譏之者譏其
不班師而復治之也蓋治之者方欲用之而未已也

故曰黷參看師還傳黷武自明

大閱 治兵 上不豫失政下久役黷武

次郎 治兵 圍宋 午伐鄭 黷武經武分

上既非教戰于無事之時又非簡衆于有事之日下
子文圍宋而先治兵于睽子庚伐鄭而先治兵于汾

圍邲邲降

內兵非義而不能服人春秋直著其惡也 據無以
服人為案以斷其親仇讐言伐同姓之罪一套作不宜
分三段書法摠結



原件短缺

園郟郟降 夾谷歸田 非義無以服人 順理
有以化敵

師還

望國班久役之師 春秋示重衆之義焉 書師還譏
役久也是此傳大意 按左氏以下則通其次其及其
還說而發明譏役久之意 重衆之義全在役久上 役
久須就俟及師還通論乃見 至是師為重矣 句當玩
蓋至於無名黷武非義害人如此之甚則邦本已搖
雖有君安所戴之所以為重 為後戒意亦不可遺

師還

會瓦

書師還不稱公戒黷武言晉師

不言士與戒專權

次郎

園郟

師還

鄢陵敗

因事重師因

事重君慶父有伐齊之請 莊有脩德之言 則是公親
與其役矣 沒而不書者以其無名黷武而所重在師
也 晉有鎡穀之捷 楚有霄遁之敗 則是師亦敗績矣
畧而不書者以其君親集矢而所重在君也

師還

袁婁

輕重權衡曲直繩墨 總明王道

加次郎

園郟

戰安同

齊無知

經紀貴戚構逆畧詞以罪私愛者焉

年聘 盟莒 季子歸 春王正月

親親而失于尊賢者其禍深親親而得于尊賢者其功大

季子歸 舍至

經而紀賢臣之歸而親親之善見矣

臧諸
况傳

孔父 狩禚 盟莒 仇牧 葵丘 以父牧

形徒后辨人臣忠邪之異以齊桓形齊襄見人君興

廢之由

孔父 盟莒 加仇
牧同

經于與難之臣有著其節而予之有原其罪而畧之

盟莒 葵丘

經紀二君興亡之迹而原其本于用人焉 摠以齊

之強大論起分作 艷叔去而徒后寵盤樂之行啟

矣其君臣相與有為者非從事姑禁則從事貝丘冒

于原歎而忘其國恤雖歆不亡不可得也 堂阜脫

而管仲相安攘之慮肇矣其君臣相與有為者非無

忘射鈞則無志檻車勤于諸侯而急于國政雖欲不興不可得也

北杏 兩鄆 兩幽 會櫪 首止 甯母

葵丘

伯主成九合之功由得用人之道也 以數股黜過推本用賢

孔父 仇牧 北杏 葵丘 父牧得死所綴

出徒石齊桓能用人繳出襄公

小白入 救邢 落姑 春王正月 齊得于

用賢著世之畧魯得于庸親成安國之功

葵丘 長岸

二國之興衰皆由于用人而已 上用管仲而遠豎

開易牙 下用無極而遠屈巫伍負

九年 盟于莒

內君謀定于仇國經深罪其忘親也 重德報深怨

意重及字齊字須發得出見得我公志欲安定其國家而備其後嗣不思齊之為仇也此時襄公雖沒然國家衰之國家後嗣衰之後嗣乃備安定之則所待以

襄者甚厚而人倫廢天理滅矣所以可惡也書法照傳公及齊大夫盟句

會樂 盟莒 救邢 邢狄伐衛 入郟 圍蔡

經譏內君以德報怨而兩有以酌其宜焉 一頭焉脚末繳歸莊公身上

盟莒 四國伐齊 侵曹伐衛 楚鄭伐宋 次郟

諸侯于怨德有不當忘而忘者有不必報而報者

德有輕重怨有深淺

高子盟 師救齊 入郟 圍蔡

經兩舉德怨之相報者惟酌其宜而已 俱在天理人情上說起繳須點出盟莒意

邢狄伐衛 戰鉄同 圍蔡

酌怨德之報惟其相當而已 須體然則如之何句發不可涉于合 夫必有受重德如邢者而後可以

德報也夫苟有蒙深怨如楚者而但可以直報也

盟莒 圍蔡 摠是重親仇貶忘之者而怨復

之者

納糾小白入

聖經辨長幼故論當立者于法之外焉 以不書子
係齊作主言納與不稱公子意只宛轉帶說所以然
者正發明不當立宜有齊意照傳以糾白平起而歸
重小白作文與小白入相似但須以子糾比斷管仲
召忽一段乃文定所據以斷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
之公案蓋使小白不當立夫子必不與管仲之功使
糾而當立又必不非召忽之死矣講後須借發証之

入者難詞只作事實

納糾

經惡爭國者之逆以正分也 以糾不當立而藉援
以爭國混講

小白入

經于嗣君復國必明其分之正焉 入者難詞畧點
只以王法雖可絕引起歸重分之當立上作

納糾 小白入 取糾 葵丘

經定國嗣之邪正於予奪二臣見之也 如卑第下

事畧重點耳

取糾

甯毋

隨易管仲
比皆公

經定相國者之功罪而爭國者之是非見矣 題雖
出管召是非却重在糾桓上

小白入

救邢

伐楚

甯毋

葵丘

經正嗣君當立于予相國者可知也 徒義謂事糾

非義則桓為義此義乃分義之義行文不宜着實

死講但借以証小白之當立須體認聖人稱仲語意

點掇諸股在中如謂齊非白所宜有則反面以事之

若其功烈宜不足道而邢之救云聖人何為而甚稱

之耶

救邢

伐楚次

首止

葵丘

觀傳故字只

重所事得正意不重成功

乾時敗

春秋榮望國敵仇之迹而惡其心之悖焉 以雖敗

亦榮引起翻下無敵仇之心兩榮字要不相悖言與

仇戰雖敗亦榮惟不以復仇戰故不與沙隨平丘為

比 以示榮也二書法相照摠責其忘親之非雖敗

亦榮傳原說得活若實講便說夢了

乾時 升陞 沙隨 平丘

經變例以紀內兵之衄而終不以直詞榮之也

乾時 沙隨 平丘

春秋不以理直之例而彰敵仇之榮以其心之非也

乾時 圍蔡 忘仇復仇

取子糾

經于大國戕弟而深罪其不仁焉 傳中仁人親愛

意固重置而勿問句尤緊要蓋糾既爭立難責桓公

以富貴之但置而勿問亦不失為親愛也一人心防

後患可作辨二書法重稱子知其為先公之子則不

當取而殺之矣

納糾 取子糾 爭立非義賊息不仁主傳不

當納不當殺收書子不書子書法

取子糾 廬吳歸

經譏賊息而與復國者公天下之心也 上全于後

世取國滅後以防患下異于孤秦罷候置守以自奉

浚洙

望國勞民以設險經惡其不知本也

治兵 浚洙 因整衆而譏黷武因設險而譏

勞民

城中丘 浚洙 違天時務地利俱是勞民

年十 長勺

經于望國挫敵而責以王事焉 行使二句正所以
已亂寡怨者傳意全以此責魯兵刃相接又用詐謀
只一事重兵刃相接上不能以王事待敵而至于戰
縱令正勝也不好了况于詐乎不書伐而書敗正是

以魯為主非兩書法 錄疑行使文告貼不師雖
守禦貼不陣非傳意善為國者不師蓋謂國素有令
政不待兵革而自威善師者不陣謂其軍政素閑敵
國望其丰采而窺伺自消行使二句則抽出敵至而
應之之道有此兩端詐戰指彼竭我盈而克之說若
視其轍亂旗靡是追逐之法不混用

長勺 伐鄭盟戲 士匄侵 澶淵 夾谷歸

田

經惡望國之詐戰以其去王事遠也 以長勺問起

即以數比論起待敵之道歸重長勺作

伐北鄙 入滑 盟戲 士句侵 夾谷 歸

田

經以王事望天下故於善制敵者有取焉 以長勺引起將不師不陣不戰與文事武備提破後以詞備作兩頭不戰不陣不師作三脚末復繳歸長勺上

伐北鄙 書救 三駕伐鄭 大鹵

歷觀待敵而知善戰者之罪矣 三頭一脚繳出長勺意

伐北鄙 書救 伐鄭盟戲

列國之應敵而皆得于息兵焉 此題自上而下北鄙作一頭下兩不得已而取其次

伐楚次 伐鄭盟戲 夾谷歸田

經迭紀內外兵好而予其得待敵之道焉 此題自下而上摠以王事叙起以桓不陣悼不戰猶未盡善必以孔子之不師為歸宿繳出長勺來

伐北鄙 書救 不師不陣

士句侵 澶淵 夾谷 歸田 不陣服敵伯

功之善不師化強王道之神 魯濟平陰之師諸國
圍之不服澶淵之格感于士句旋師之仁陽州廩丘
之釁全力爭之不足三田之歸感于孔子俄頃之化

盟戲 肖魚 夾谷 歸田 不戰不師

伐楚次 召陵 伐鄭盟戲 肖魚 不陣

不戰 上管仲 下知荳 若加執良霄是書救傳題

伐北鄙 入滑

論應敵之道惟脩文脩備得之也

或出伐楚次 敬仲脩詞 秦國圍鄭 燭之武見秦伯 伐陸渾 王

滿辭 鷄澤 晉悼遣士 夏伐陳 子產馳辭 如師袁

姜 國佐告 會戶 文十七年子家使 會鄆 子貞辭

牢 橐臯 于鄭 以上數比俱詞

或出戰奚 疆場 戍陳 晉因士句之憂而 午伐鄭

子展子西完 齊伐北鄙 成二年滅宣叔令修 國

書伐我 冉有曰居封疆之間曰背城而戰 以

上數比俱備

會虢 子羽辭楚而伍 徐越伐吳 蹇由犒師而楚

吳早設備楚 以上二比辭備可兩用

三伐鄭 大鹵

經以王道律天下不足乎善陣者深責乎善戰者

盟戲 大鹵 魏絳息民 魏舒崇卒

盟宿 長勺 以盛世望人責乎盟以王事望

人責乎戰 至于盟誓德已衰矣况于私盟又失信

乎 至于善陣德已衰矣况于兵刃相接又用詐乎

朔入 長勺 大道望人絕爭國王事望人惡

詐戰

長勺 伐鄭盟戲 用詐謀以取勝用善謀以

取勝

公侵宋

望國犯大而無名春秋特罪之也 魯宋二君未嘗

有隙今莊以僥倖勝齊棄勝侵宋以致次郎之師故

罪其無名

遷宿

大國迫小以遷國經直著其不仁焉 其曰遷宿見

宋人迫而使遷也迫字意重下迫于橫逆云向向發

明遷國之苦以見其不仁之甚書法不再貶而罪已

見即自是而滅之說也 時作此題從大國字小之道論起便覺泛如胡氏從遷國重事論起覺緊切

次即乘丘

外兵脩怨而望國挫之春秋所交譏也 須融傳意

申講抑揚歸重魯上魯人若能云云即上傳已亂之道

寡怨之方偷得一時云云此小人之道對王者之事言

長勺 侵宋 次即 乘丘 敗宋于鄆

大國懷怨以舉兵而望國詐勝以啟患春秋交責之也 上輕舉大眾肆其報復長勺侵宋乃復仇之實

也 下偷得一捷積忿四隣于鄆乃積忿之實也

伐鄭次鄆 夾谷 次以事 勝以理 易次

伐北鄙同

長勺 乘丘 上曹劌下公子偃俱重王事上

說要見已亂寡怨意各以魯為主書法

乘丘 伐北鄙 勝以詐勝以理

荆敗蔡

經特正夷狄之名以其僭王而猾夏也 主楚人伐

鄭荆聘二傳

敗蔡以歸

經於與國被患而深責其失道焉 此題以于禮為
合于時為不幸二句律之舊說對作固欠融會新說
混作先致患而後失節者亦體傳未真者傳首至虜
甚矣一段是以國君死社稷之正律他以絕其服為
臣虜而下即以夔子無罪不名接之已有無道失國
之意在故下即轉到春秋之法不生名云蓋以有國
者即能臨難死節然身已忘國已滅孰若戰戰兢兢
無使高而危滿而溢以長守富貴之為得也此是傳

意歸重處作文宜體夔子其義直其詞初不服只一
意說他無罪見討不可把不服字作有守夔子服為
臣虜與獻舞一般因他說先君能摯事不認其罪見
得失地非其自取耳

加潞嬰兒沈加等比摠叙混作歸重失節上

石門 獻舞歸 夔歸

春秋變例以名與國以其異于無罪者也 以石門
辨起點明夔子重本比

獻舞歸 譚奔 滅遂滅黃同 夔歸

春秋重繩國君之自辱以其異于無罪者也 傳雖
因蔡事問過變上然同一服為臣虜變以無罪獨不
名者則獻舞之名以有罪可知作文宜以譚遂在前
論起即論到服為臣虜上然虜一也却又有無罪而
虜者即虜而義足以直詞有有罪而虜者即虜而無
所詞于天下夫獻舞之虜而可以變子論哉彼其居
國云云後復以變辨講二股收生名書法
經惡與國失節兩比事以甚其罪焉

獻舞歸 滅黃 弦奔

滅黃 弦奔 潞歸 首比為主下要體雖字

猶字甚字

敗蔡 滅胡歸 入曹歸

諸侯被患而失可貴之實春秋皆罪之也雖以服為
臣虜言然皆原其自取說如蔡侯不賓息媯是驕奢
淫縱胡子盡俘楚邑是用兵暴亂曹伯不用公孫會
聽公孫疆是棄賢保佞若許斯諸人傳無寔事者自
當泛說

獻舞歸 變歸

經兩紀被虜之君各原其情以示法焉 皆是以歸
而為臣虜者但蔡有罪而服變無罪而不服故名不
名異耳

滅黃 滅夔

經于被患之君子其正而憫其情焉

獻舞歸 滅譚

經于小國被患有所以著其罪有所以原其情 上
蔡本有罪而又服為臣虜無守身之節以變不服照
下譚本無罪而又不屈而奔有興復之望以徐已

服照

滅譚譚奔

經恕失守之君以無可絕之義也 以書奔不書出
輕提引起書爵書法全重義未絕一句惟已無可滅
之罪而出于不幸則先王建國無可泯之理所以義
未絕惟義未絕所以糞除宗廟其所得為未絕望于
後日也 汪氏曰上書荆敗蔡繼書齊滅譚桓亦楚
之為耳

譚奔 滅弦 滅温 滅徐

經于小國被患恕其義之未絕者絕其志之已屈者
三國雖不死位然無罪則有興復之望徐雖無罪
然屈復則無興復之志要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不
能自強於善意

譚奔 徐奔 名與不名要在義之絕與不絕

上看上主不幸下主屈復或以譚奔作不屈與下相
反恐非

降障 徐奔 抑強之凌弱責弱之自棄

敗蔡歸 滅譚 滅蔡 滅徐

經紀失節失守者皆原情以定其罪焉 蔡蔡同一
臣虜也但蔡有罪而服變無罪而不服譚徐同一出
奔也但譚則見迫而奔徐已屈服而奔故名不名異
耳俱平講不必偏重

變歸 羽奔 上以蔡照其無罪下以譚照其

屈服

十有
一年 敗鄆

經紀內兵勝敵以其非王者之事也 宋既敗而不
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宋再受衄魯亦困于兵矣

宋大水

春秋志外灾示王事也 春秋魯史乃詳外國之灾
時魯方敗宋于鄆乃宋猶告災而魯往吊胡氏又以
告為得禮而不可不吊可見春秋以恤病救急為重
盖天戒民隱在本國與列國一體未有謹己之天灾
而不惕於人之天灾恤己之民隱而不憫於人之民
隱也不然許人不吊君子何以知其先古耶惟其不
警惧憫念於人之厄足見其在己無警惧憫念之實
作文宜體此意不然與記魯灾等耳何取於外灾之
志哉

告糴 城邢 恤病救急

棄丘 于鄆 大水 荆聘 荆伐 救鄭

不以所惡而廢恤病之義不以所好而廢救急之義

宋大水 四國災 上魯往吊為得禮下許不

吊為非禮

宋大水 叔弓會陳 敬天災恤民隱王者之

事歸民心合天德公世之心

王姬歸于齊

經抑王女之歸明婦道也 要見聖人書此為述天
理意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其當執婦道
云正應此句此後世之使男事女夫屈于婦為逆陰
陽之位而非天理也人倫風俗亦此傳切要不可遺
伯姬歸 王姬歸 首止 葵丘 同詞以正
夫婦之倫異詞以正君臣之分

王姬歸 會葵丘 俱是常詞明婦道謹臣禮
分 翟降二女書垂嬪虞之文西周王姬詩美肅雍
之德 大禹進宅百揆不忘祗承周公位兼冢宰猶

存篤棊

季姜歸 王姬歸 抑王后歆其端婦道于上
抑王女歆其謹婦道于下

王姬歸齊 叔姬歸鄆 抑王女之貴者明婦
道錄內女之賢者旌婦節 何彼穠矣王姬有肅雍
之德汎彼栢舟共姜有不易之操

十有二年 歸鄆

經于內女全節特旌之以示勸焉 宗國有可歸之
義且紀七無倚矣乃不歸此而歸彼意在奉宗廟上

所謂全節守義云云也書法只是存而弗削歸者順詞
即在其中不必另用使與衛之共姜云云至末正見聖
人垂勸之意不可忽

鄒入 歸鄒 存祀臣之忠奉祀婦之節

歸鄒 及仇牧 婦節臣忠

及仇牧

經特取大夫與難勵臣節也 此傳論人臣死難之
義有雖死而無貴于死者大宰督惠伯召忽是也有
不死而不害其不死者晏平仲是也有不得不死而

又能死者孔父牧息是也要看立人朝執國政而君
見弑不以其私二意知其所以不得不死之義

及孔父 及仇牧 及荀息 以節義總起中

分三段父雖不能格君而能為有無牧雖不能執賊
而不畏強禦息雖從君于昏而不食其言以節義總
束 孔父死于君前牧息死于君後

及孔父 及仇牧 取糾 及荀息 遂得臣

如齊

經于諸臣與難有筆之以著其節有削之以著其

及孔父 取糾 仇牧 荀息 遂得臣如齊
夷儀

經于與難之臣必酌死生之宜以與之也 摠叙以
死生之宜辨起將孔父牧息為主而以數子辨講見
其既非若惠伯召忽之徒死又非若晏嬰之不必死
此春秋獨予之

取糾 仇牧 荀息 遂得臣如齊 息事不
正與召忽同然召忽非君命而奉少荀息從君以踐
言惠伯死難與仇牧同然仇牧聞弑而叱乎賊惠伯
見欺而戕於賊

取糾 遂得臣如齊 所事非正所從非命
小白入 葵丘 會澶淵 夾谷 管仲不死
而伯君晏子不死而顯君

宋萬奔陳

經於與國黨惡而深譏其失刑也 重在受宋人之
賂上得賂而討不得則安之矣非有討賊之心也使
婦人飲酒亦是惧其有力而用謀給之不可便謂黨
賊然即婦人飲萬酒可見他平時與之歡洽矣是黨

賊也

十有三年

北杏

春秋以正法誅戴伯而亦權與創伯者焉 舊用世道王道等字作破可厭作文不宜大開須聯股講後串墜予桓摠收書法為妙上邊始亂意重下要見不得已之心

北杏

于幽

救邢

召陵

首止

曹南

城卜

伐晉

辰陵

經予奪伯鬲之始以其有伯之功而亦有伯之害也

以北杏為主而以成功啓患分斷于後

去北杏

歷稽伯鬲利害之迹知春秋予奪之意矣 摠以北杏辨起分作上以三比畧叙挽到桓伯不可無下以四比畧叙挽到桓伯不可有摠收北杏書法
比杏 執滕 踐土 敗穀 辰陵
經責諸侯戴伯以其啟迭伯之迹也

北杏

會郵

救邢

伐楚次

經予大國創伯以其有匡世之功也

曹南 城卜 伐晉 辰陵

經屢紀伯喙之迹惡諸侯之始亂也

盟幽 救邢 伐楚

稽創伯救時之功見聖人權予之心矣 玩傳似一

串意宜渾講不必分三段皆自時事上論發權予意

不必贊其功

北杏 盟幽 予大國之創伯予列國之從伯

兩傳皆有上無天子云皆要發聖人不得已意

北杏 後幽 啓伯喙成伯業皆予之

北杏 城邢 一非受命之伯一非請命之師

權字俱就當日時勢而為是不得已之計搃不越屏

周一念

北杏 新城 上譏諸侯戴伯下予諸侯從伯

搃是重尊王之義

北杏 邢丘

經責戴伯與委臣重大也政以諸侯主會盟之政自

北杏始 以大夫主會盟之政自邢丘始

北杏 盟宋

經罪戴伯宗夷者皆謹其始也 王伯消息夷夏盛衰各以後弊繳入

滅遂

經紀覆國之師而深罪大國之不仁也 只是罪齊觀傳首以罪孰重問起而後應以罪莫重矣自見其論見滅者之不幸特以形滅國者之罪耳 遂書滅而君不奔不以歸民不潰是為上下同力所以為亡國善詞原齊創伯之初譚遂相繼而滅是伯者欲以威力服人故引語云天下之民歸心意照其罪要見

貴王賤伯意

北杏 滅遂 四國戴伯為無王齊人滅國為

不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以一天下興滅繼絕以歸民心所以公天下

盟柯

經不貶望國平怨權其時也 重易世意不可將義字對時說寔講釋怨之宜傳言敵怨不在後嗣當其身則釋怨不復云今易世矣乃欲云可謂孝乎全是咨嗟他當其身而不復非實以釋怨為宜而予之也

傳未又曰其諸云當其身而什怨耶則知非許其釋于今正寓譏其當襄釋怨意

逆王姬 狩禚 伐衛 圍郟 納糾 長勺

北杏 盟柯 救鄭 伐楚 首止 葵丘

內君怨不以時報而不得不以時釋焉 以勺柯問

起後照傳鋪講言當其身則釋怨不復云今桓易世

創伯乃欲脩怨怒隣而危其宗社豈可為孝故長勺

敗之為非而盟柯釋之則可歸重當其身而釋怨有

無限傷悼意 去未四股同

小白入 北杏 干柯

經不貶望國釋怨論其時而已矣 傳中始合諸侯

緊承今易世矣說摠見其非報怨之時不可添出義

字作對

盟柯 盟幽 救鄭 伐楚 首止

經不貶望國平怨以其為大國圖伯之時也 桓公

始合諸侯云摠見其非可仇之時無義字

盟幽 救鄭救邢 召陵伐楚 葵丘首止

論大國圖伯之日非望國復怨時也

長勺 盟柯

經酌望國易世之怨而于兵信致意焉 宜搃問起
中將當其身至孝乎一段意大發後照題畧分摠收
書法要知莊公置父仇于罔聞前非以復仇戰而後
非以釋怨平也但春秋之義如此耳

北杏 盟柯 權其時以予創伯酌其時以怨

釋怨 上以春秋為尊王而作問起即以僖王之時
叫破發齊桓創伯有功於時 下以春秋重復仇之
義問起即以桓公之時叫破發莊公當相時從伯俱

有安中國等語

十有四年 三國伐宋

春秋予有制之兵以伯業所由基也 稱人不是書
法只見他將卑師少就將卑師少見其以制用兵所
以能南摧西抑賦民薄意最重承以制用兵說來不
以財力對說通滅譚後二十年間論不泥著伐宋
抑內政雖為簡便然每歲侵伐四出與周制七家而
給一兵七役而征一次者亦不為不重矣

北杏 伐宋 匡天下息天下雖主傳背北杏

之會須合看

滅譚 伐宋

伯國自賢臣之用而定節兵之制焉 滅譚猶用大衆自是而後節兵二十餘年以稱師影出稱人

滅譚 北杏 伐宋 伐邾 伐鄭 伐徐

伐楚 戰韓

伯主以制用兵故能制勝于天下焉 一順作歸重節兵一意見齊自滅譚之後而用兵有制故能成摧抑之功收稱人書法北杏比帶入討背會內

伐宋 遂伐楚 戰韓

伯國節兵而無敵于天下春秋之所予也 舉三強服則天下莫敢爭文中要知此

首比有易伐鄭 伐徐者同

伐邾 伐徐 救鄭 救邢

歷觀伯國節制之師而知伯臣善用其民矣 大意全卑中以討罪恤患稍分

遂伐楚 戰韓

伯威行于三強節兵之效也 須駕馭作重發節兵

成功意不宜兩分

伐楚 屈完盟 葵丘 戰韓全

滅譚 伐邾 伐鄭 會鄆 救邢 伐楚次

相國者息天下 伯國者匡天下 與北杏傳比

伐宋 召陵 戰韓 圍宋 城卜 踐土

用兵有制者成創伯之功訓民有禮者成繼伯之績

去伐宋 圍宋同

伐宋 書救 予相之節兵予將之全民摠是

仁天下意

伐宋 伐鄭盟戲 用善政管仲一匡用善謀

知榮三駕

加伐楚 戰韓 伐鄭肖魚同

屈完來 盟葵丘 會虢 盟平丘 節兵服

內外執禮當內外

伐楚 戰韓 伐陳 會虢全

于師 戰韓 執良霄 會申 南摧西抑由

管仲節制駕外服內由智魏善謀

伐楚 戰韓 歸三田 墮郈費 南摧西抑

賢臣得政之功外柔內順聖人為國之效

伐楚 戰韓 夾谷 歸田 只見管晏能以

君伯顯非寔以二事為伯顯也 易伐宋 歸三田全

卑伯會伐宋

經不貶內臣會兵以所從得人也 不再序三國連

三國都無貶以桓公之人可會不在伐宋上玩傳中

齊桓公也州吁也自明曰無貶曰詞平非有予之意

伐鄭 鞏會伐 伐宋 卑伯伐

春秋辨從兵之是非惟所從之人異也 摠叙問起

分作有罪無罪在齊桓州吁人品上見不重伐鄭伐

宋事上見

北杏 伐宋 會伐宋

列國從伯討之兵經平詞以紀之也 同單去北杏同

荆入蔡

經于外夷猾夏而舉號以斥之也 寄荆聘傳

冬會鄆

春秋于講好有見伯業之定有見伯政之善 魯宋

衛鄭未附齊者皆來與會則列國景從伯業畧定矣

陳蔡曹知已歸齊者不復與會則政務簡便不煩諸侯矣主臨川吳氏說

會郵宋齊始服會郵伯也

經兩紀伯好予其政之簡而心之慎也 不會已歸之陳蔡曹知而但與宋會此伯政簡便不欲煩諸侯也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慎重之意自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主此二意

十有五年 春會郵

經紀伯業始定而見其心之慎焉

夫人姜氏如齊 桓公急于好魯以定伯業故不拒夫人之如齊特書以累桓也

伐郟

經紀主兵之寔見伯業之未成也 伯者之先諸侯

四句只引起齊桓既創伯其師何以序宋下意觀二十七年云說天下與之然後成伯則伐郟之時人心

尚有未與者故猶未成伯須從人心未與上說來惟未成乎伯不得從伯主專征之例故序宋下亦紀其實非聖人有意先後之也未見聖人望伯之意有推

原于人心不忘王澤者是添足

北杏 伐郟 盟幽 遂伐楚

經紀伯兵有因業未成而先乎主之者有因業已成而明其專之者 以伐郟伐楚為主而以北杏盟幽起下

易會鄭 三國伐鄭 盟幽 救鄭全

邾鄭伐宋 遂伐楚

春秋之先諸侯有以其主兵者有以其專征者

伐郟 遂伐楚

經紀主兵專征之實而伯業從可稽矣 主兵專征只擬事實兩邊點起歸重桓伯之未成已成上作上見望之意下見幸之意

三國伐鄭莊十六 三國救鄭莊二十八

從兵以討二見伯業之未成主兵以恤患見伯業之已成

伐郟 盟幽

伯主之不得專兵者以其成伯之有待也 盟幽股照伐郟為未成伯作文以伐郟問起發揮而以盟幽

照說于後須體貼然後字要作得處活

伐邾 盟幽 伐楚 照傳以伐邾為主以盟

幽伐楚融化帶講于後與前題作法畧同

盟幽 遂伐楚 以得衆而予之以專征而先

之搃幸伯業之成

伐邾 圍成至 伯業未成聖化未行

鄭人侵宋 此題只把鄭矚齊伐邾而陰謀竊發之情狀發他用竒不必加貶而其背伯好好之罪自見 傳辨侵伐二字據鍾鼓有無之說則疑於無

得失據聲罪無名之說則伐是而侵非惟就竒正辨侵伐則侵不必非伐不必是得失則存乎其事矣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

侵宋 伐宋

經兩紀兵而見竒正之法焉 侵者用而示之以不

用使人狎而墮吾術也伐者用而示之以用使人畏而伏吾辜也要之竒固兵之一法也豈盡非哉然鄭以宋之從齊而侵則侵乎其所不當侵者也正亦兵之一法也豈盡是哉然齊以鄭之侵宋而伐則伐乎

其所不得不伐者也觀其事而是非自見矣

侵宋 伐山戎 侵蔡 伐楚

經辨奇正以紀兵而得失存乎其事矣 宋之侵侵乎其不當侵戎之伐伐乎其不當伐侵蔡伐楚反是兵之奇正全而所以用之者得失不同侵未盡非而伐未盡是也

伐戴取 侵宋 三國伐鄭 伐鄭圍新城

經兩明奇正之法而得失視乎其事焉 上莊以寡覆衆奇也桓什圍伍攻正也然莊為殘民之甚桓有

仁民之心即此而見下鄭潛師掠境奇也桓聲罪致討正也然鄭為背伯之事桓為明義之師即此而見

十有六年 三國伐鄭

伯國用兵本於正春秋紀實以致意也 序宋下意起處畧點過講中以鄭背兩鄆之會而侵宋見桓之當伐節兵意亦帶見舊主伐宋伐鄆二傳亦可

荆伐鄭

經黜外夷猾夏明大防也 說猾夏便離不得僭王不恭字可玩

盟幽 玩傳首以諱公惡失信說起而後仍歸到自古皆有死一段斷宜倒重魯作中間插入其曰同盟至志同欲也一段見今日之同魯亦在內而後受詹逃以人望而為叛盟之首所以可惡始伯仗義字極重正見魯不宜梗伯圖以曠尊王之義耳

伐鄭 戰宋 于幽 執詹 詹逃

原前事以予諸侯之同欲因後事而羅望國之失信
盟柯 盟幽

即內君之盟仇不諱而知其以不信貶也

加北杏 詹逃 主合許釋怨惡失信

盟幽 會櫟 皆惡其叛尊獎安攘分目

加詹逃 敗偃同

盟幽 盟貫 桓伯係周室重輕魯首叛盟為

失信而背義以尊周立說 江黃係南北重輕齊遠

結盟為慮周而義著以攘夷立說

十有七年 執詹

春秋不予伯討待伯之意遠矣 待齊之意是因桓有匡天下之心而以王道責之若止論伯事則侵宋

不朝討亦宜矣王道只一自反二字既得於責己之道自得于愛人之仁矣不平分

侵宋 執詹

春秋不予伯國討得其罪而待伯之意遠矣

晉侯伐衛 楚子滅蕭

二伯之用兵有得于道者有得于仁者 二伯非便能盡道盡仁只借之以發傳意即一破亦須斟酌下比易伐鮮虞主荀吳却叛而不賞所甚惡亦可

執詹 執濤塗

經欲伯德進于王兩因虐二而致意焉 上經營伯事之初正昭德懷遠之日下安根底績之後正慎德居功之時

執詹 晉侯伐衛

經以自治望人故於伯討有予奪焉

執詹 有免侵 失盡已之道失反已之道

上盡道盡仁二句 下反仁反智二句

殲遂

弱能勝強而勸戒昭矣 傳從滅字說來言齊非吊

民伐罪之師故遂人怨而殲之遂有上下同力之志
故餘民猶能殲齊便含不義與自立意雖並引起宜
渾作不宜兩分遂之餘民一句最重惟以餘民而殲
強齊之戍故強者可為戒弱者可自立也須借題發
勸戒意勿太粘着本題

滅遂 殲遂

經著強弱交勝之迹昭勸戒也 與卑股同滅遂只
作原頭

滅遂 入郢 圍蔡 去滅遂 入郢同

經示強弱之勸戒有見於復仇存國者焉 餘民一
身意可挑剔

會虢 易伐陳或 平丘全 圍蔡 上主子產國弱而能自

強繳歸鄭忽下主申胥國亡而能圖存繳歸遂民

入郢 越入吳

外君臣之能振國由自強也 與公至自晉傳比

詹逃

經于外臣托內而交著其罪焉 齊之執義所不當
逃者而逃之豈所謂行法以俟命者乎桓之盟義所

不當叛者而叛之豈所謂信載義而行者乎二邊俱以義為主逃義曰逃下文詹之見執云二段正說義所當為者如此而不當逃也後用理字與上義字全盟幽 執詹 詹逃

經于外臣托內兩原事而交罪之焉 照單作二股分貼去執詹單倒魯去盟幽單倒詹

執詹 詹逃 執舍 舍至 執而失節 執而全節

多麋

經紀物象之異而憂民之意寓矣 麋之多害及于人矣君人者必克脩厥德以消其異如大禹為龍蛇之放周公有犀象之遠則害去而民生遂矣故書

滕子朝 多麋 斥爵以行天子之法紀異以

明帝王之道 上大禹戮防風周公誅管蔡 下大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

十有八年 追戎

經于望國逐寇而譏其備之不豫焉 重在不覺其來來不覺者由無備也濟西魯之境內追戎至此則

戎所侵軼者又過此危之甚矣所謂在境內則譏其不豫者是也

次即俟 追戎 敵未至而俟之者無名用朽

索六馬之歌 敵既去而追之者無備用桑土牖戶

之詩

追戎 告糴 兵食貴預

追戎 伐山戎 弛武備好武功

追戎 夾谷 易會統亦可 無武備而招寇有武備而

却敵

有感

經紀物象之異欲人君慎所感也 重責莊公非望

人君意

加多麋混作 加獲麟合作

札聘 獲麟 韶奏鳳儀 經成麟出

十有九年 于鄆及盟

經兩譏內臣行事以不能酌禮之輕重也 所重所

輕就人言禮之重輕兼人與禮言遂者專事之詞以

下意只在大夫輒與句輒字即遂字意此書遂以一

事出而專繼事者與救台遂入鄆同屈完高子本以二命出但未有一定之命若結則本無此命而專繼事者也

及盟

內臣輒盟乎國君經譏其輕以失人焉 分專抗及
單主專者皆未當專意即在輒與句內齊宋書爵而
曰遂譏其輕以失人則遂字書法固明以譏其抗矣
當以抗為主而遂字意帶用傳中安國家利社稷云
辨講于後

遂及盟

屈完盟

易高子盟全

經予奪大夫結信無非重君命也

主傳中受命不

受詞意搭屈完之可專全在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

事利國家意只帶說遂邊反此 加伐西鄙 召陵

同但見危國安國意

郵及盟

伐西鄙

士匄侵

澶淵全上

遂及盟

遂伐楚

春秋謹大權而于專信專兵者譏焉

遂及盟

宋楚平

經兩罪大夫專命明人臣之義也 結之異于高子
屈完者以其無便宜之命 子反之異于高子屈完
者以其在君之側

鄭伐衛 遂伐楚 遂及盟 宋楚平

經重專兵專命之禁屢於兵好示意焉 今鄭無王
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 若違命行私雖安利
之功亦以擅命論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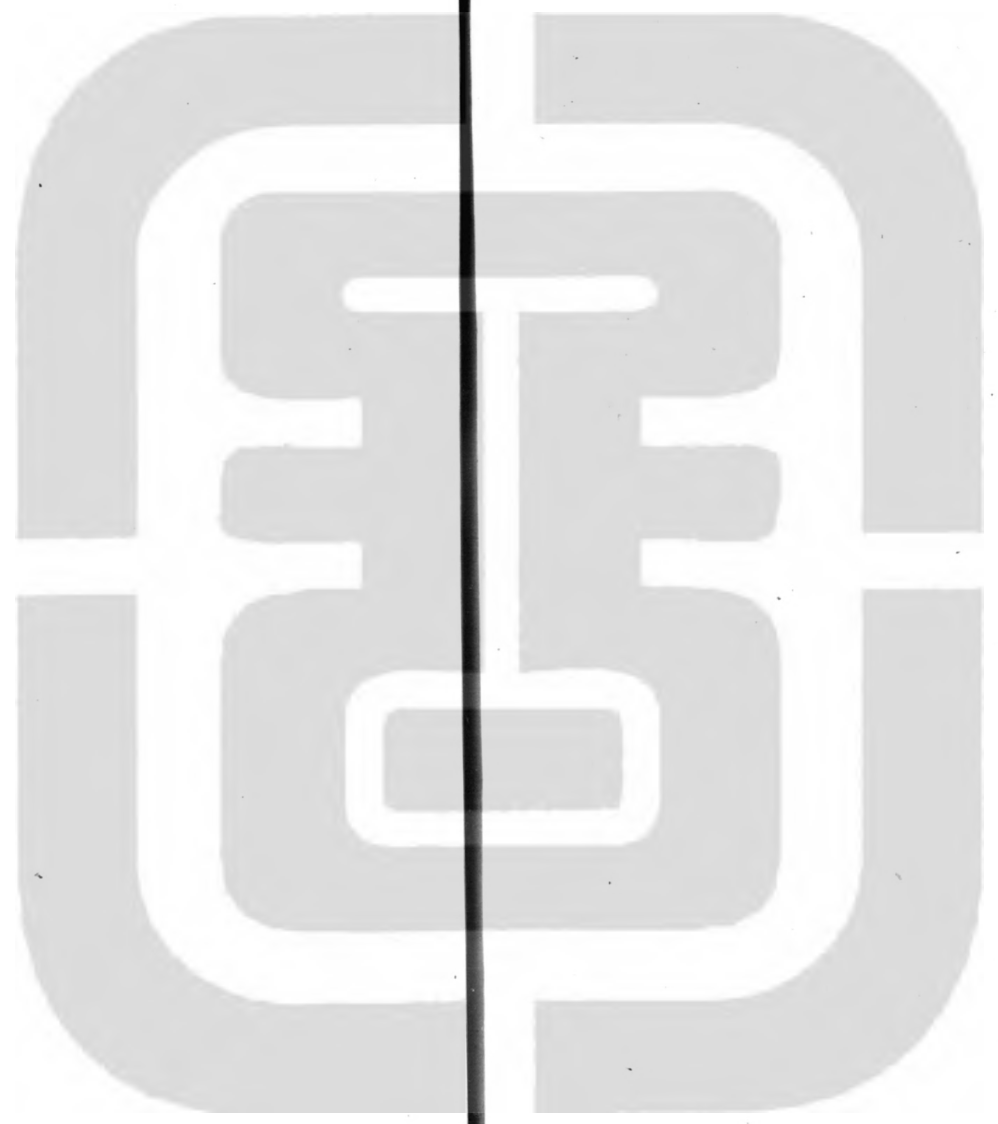
伐西鄙 加于鄆及盟只作事實同

即伯討之有詞而致寇之罪彰矣 結方與二國盟

句重纔見其致寇之罪失已失人蕙用然須抑揚重
失人上傳所謂責魯不恭宜體也 李氏曰魯自受

鄭詹而背盟已得罪於齊矣公子結又重齊之怒耳

按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
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
秋所責也



卷之三

卷之三

